

工人文化叢書

汽錘座

張秩平

武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

代序

李爾重

——晉及與提高相結合

工人文藝運動，隨着工人覺悟的提高，逐漸地開展着，工人們參加了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戲劇等各方面的創作，毛主席的文藝政策掌握了工人，工人們便在文藝工作上開出鮮明的花朵。

這半年來，工人文藝的開展，是有相當成績的，主要表現在：參加人數的日漸增多，工人的創作日漸增多，工人們對文藝的要求，日漸提高與擴展，工人文藝工作的組織成員也多了起來，并逐漸密切地聯繫起來；工人們已有一批人對文藝創作有了信心和一些經驗，這一切將是工人文藝進一步發展

的基礎。

但由於工作的發展，也帶來了新的問題。

新的問題：進一步的普及必須與進一步的提高相結合，如果停留在現在這個水平，要求普及，將使先進的感到無味，使後參加的得不到進步，使文藝爲工人服務，收不到強有力的效果，最後，將使現有的基礎垮下來。我們要看到，秧歌的一套沒有提高，腰鼓的一套沒有提高，快板的一套沒有提高，文學作品沒有提高，戲劇創作沒有提高，均將使政治上不斷提高的工人羣衆，感到不能滿足。目前，已經逐漸明顯地表現了這種情緒。我們由空喊生產（當然這在一定作品中還沒有完全終止）進入了具體地表現生產，是一個大的進步；但若只停留在現有的水平，機器已有了困難，發明一個解決問題，很顯然是不能表現工人階級的充沛的精神，因爲工人們實際生活已經遠遠地超出發明了幾件機器之上。

談到了提高，我們也不能忘記現有的實際，不可能幻想馬上叫工人創造出一批藝術性十足內容豐富的文藝作品。我們的工人，不論從政治的文藝的修養上，從實際生活的物質時間文化條件上，都還沒有這種可能，但是，足

有可能逐步跳出這種素樸的紀錄狀態，我們見到工人必被擠擠文藝領域之外，而進入文藝領域之內，是一件不可名狀的喜悅，却不能因為這種喜悅，便認為「止此而已」，爲了表現工人階級的聰明知慧，無盡無窮的力量，是需要一批一批的藝術性逐漸加强的作品出現的。

怎樣達到這樣目的？首先要文藝工作者認識自己之不足，到工人中去，充實一下，幫助工人解決問題，「入隊」之類的作品，如果有了進一步的加工，將要表現出幾倍的力量。如果我們不能提高，不能耐煩地不計得失地給以輔助，工人作品很難迅速提高，我們自己也很難提高。把培養較高一級的工人創作，做爲領導工人文藝工作中當前重要的一步來走，我認爲是十分必要的。只有如此，才能使工人對文藝的要求更熱烈，才能使我們自己提高。其次，要批評對工人作品的庸俗的不負責的態度：無原則的刊登，無原則的誇，無原則地退，這一切都不是對工人作品認真負責的態度，因爲都是對人家作品沒有用心研究，給人家以具體的切合實際的幫助。這種作法不改，工人文藝的創作，將在我們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下，遭到挫傷。

可是我們有一個一向存在的弱點，就是不熟習工人，不熟習工人生活、

思想、生產。必須下力鑽在一角，和一角的工人取得密切聯繫，思想相通，生活熟習，才有可能有益於工人，有益於自己，走馬看花，一知半解的時代，將要很快地過去，我們文藝工作者，必須警惕。

我們不進步，也不可能擋住工人文藝的發展，因為工人成了國家的主人，他將創造出新時代的文藝，和創造出新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一樣地。不過，我們文藝工作者，如果不能在促進這新文藝時代的到來的工作中，有所作為，那就太不對了。

工人文藝愛好者自己，也要拿出自我批評的精神，認識現有作品的優點和應該繼續克服的缺點，這些缺點的 centre，就是表現力弱，許多還是口號的方式。工友們做的，實際表現的精神，比文藝上表現出的有力的多，我們未能表現出來，就是由於我們還不夠，必須努力。

最近這幾個月來，有這樣的感覺，寫在這通俗讀物的前頭，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研究。

來：

上級他想了沒想呢？

老陳接到了上級要求翻一個重約三噸的汽錘座時，立刻就粗着額子嚷起來：「有三噸多呀，那怎麼行！上級他想了沒想呢？我們這爐子有多大？一爐能出多少鐵水？」

老陳這一嚷，趙工務員可把頭伏下去了。

「的確嘛！一噸半的爐子，哪溶得下三噸鐵水？這又不是可做兩爐或三爐澆的事，鐵這玩意，不到溶點他不化，硬要一噸半的爐子，出三噸的汽錘座，那不是拿人開玩笑！」

老陳見老趙不啃聲，又咕咕巴巴地自個兒講了一大套，照他的意思，非

把這定單還回不可。

正在這時候，翻砂工柳百勤走了進來拿黑鉛粉，見屋裏這副情景，也不知是怎回事，只見老陳手中拿的個白紙片在發顫。

「老劉！你看這不是拿人開玩笑！上級要我們翻這樣大個汽錘座，快三噸呢！我們的爐子才一噸半，他不管我們能不能做，就出了單子，簡直太官僚主義，太……」

老陳見柳百勤，覺得這口怨氣發得有人聽了，立刻便對他指手劃腳地喊：「柳百勤沒講話，停了一忽，拿了黑鉛粉便出去了。」

我們想法子做個臨時爐子

柳百勤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時，程暢便問道：

「公事房又在鬧，又是大砲開起來了吧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！」

「又在鬧誰的砲？每天只聽見這個大砲在轟呀轟。」齊王小鄭接着問。
老柳就把翻汽錘座的這件事說了。

『這也值得這樣吵！』老徐搖著頭說：『他這人也是太愛吵了，做不起的話，退回去上級要是不信做不了，請他來做就是嘛。』

『這個事我到曉得一點，上月我就聽打鐵房老姜說了，他們打鐵房打起大活來，在小汽錘上不方便，這個大汽錘又壞了座子，不能使力，對生產影響很大，我看這回要翻這汽錘座，也不是沒有由頭的。』小鄭說後，大家就沉默了。

『既是這樣我看想個法子，作興也翻得出。』柳百勤停了一會說。

『我們這裏就是爐子小了，要是爐子大，莫說三噸，就算再大些的汽錘座也不費一點勁。』老徐說。

『我們就不能把那個爐子改大些？』小鄭說。

『那簡單！你怕是個橡皮球，要吹大些就吹大些，』老徐說。

『我們想法子做個臨時爐子總可以。』小鄭硬嘴。

『對了，仿三節爐那樣做一個就行了。』柳百勤停了手下的活，興奮地說。

『好是好！成本太高，怕不划算。』程暢說。

「下回還可用呀！不是用一回就沒用的東西。」小鄭也快樂地說。

「我看不是個簡單事，你們不要看老陳是個大砲，他這大砲有時轟得也有些道理。」老徐說。

大家都沒講話，老柳心裏卻想把這意見反映給趙工務員，他正出外小解，卻看見老趙把老陳拉扯在那邊大樹下，輕輕地勸他說：

「……我們總得想法子，你我想不出，還有大家呢！……」
老陳一直沒講話。

那樣個破傢伙改狗屁！

老趙聽了老柳的意見後，樂得甚麼似的，把這意見誇了又誇，並拿這意見教育老陳說：

「老陳！你看辦法不就來了？早這樣叫大家說法，我們也不會瞎着急了。」

老陳這回可認了輸，沒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而「設法做個臨時爐子」的意見，卻啓發了他想了一忽，好像如夢初醒地興奮起來了。他說那邊戲園裏

有個壞爐子，不知可不可修，他這一說，可把老趙老柳說糊塗了，他們倆平日就沒注意，那個角裏有個什麼壞爐子，於是老陳便帶了他倆去看。

這真是個廢鐵堆，有打爛了的廢鑄鋼輪子，有了銹的廢生鐵和奇形怪狀的白口鐵，有廢熟鐵，有黃砂、焦炭末、木柴頭等，三節生了銹的鐵筒筒，七歪八斜地倒在那裏，有的還埋在泥和碎鐵裏。

「這要清出來才能看能用不能用。」

老趙說了，老柳便回去把程暢、老徐、小鄭和其他幾個工友發動了來，七八個人鼓了幾把勁，便把它們翻了出來，原來這三節爐子僅僅只三個銹爛的鐵筒，裏面火磚等啥也沒有。

「這倒是個三節爐呢！」程暢說。

「爛了多少年了，銹成這麼個樣子。」老劉心痛地說。

「怕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呢。」老趙說：「東西還不全還，座子甚麼也沒有，看樣子定是做好不能用，丟在這裏的。」

「哼！有幾塊都他媽爛穿了。」老徐搖着頭說：「我看沒有辦法用。」
「配的配，補的補，改裝一下總比做個新的省事。」小鄭很有自信地

說。

「我看行，那樣個破傢伙還改狗屁！不要白白費工費料。」老徐垂頭喪氣，說話都沒勁了。

「那樣個破傢伙還改狗屁」這話，很有力量地刺住了大家的心，有幾個人便輕輕地溜走了。

老趙也有些動搖，他倒不是因為「配」和「補」的問題，他對這爐子配好補好後，能不能用的問題感到懷疑，可是他卻沒把這懷疑表露出來。

另外還有幾個工友聞聲來看，但他們看了這破爐子，連想也沒想地走了，他們一路走，一路搖頭，都受了老徐的傳染，喃喃地說：

「那樣個破傢伙還改狗屁！」

大家都來幫忙了

改爐子，翻汽錘座的事，全場都曉得了。

柳百勤、程暢他倆不死心，雖說他倆沒多大把握能把這廢爐子改成一個好爐子，但是卻想試一試，小鄭趁着這個機會，拚命來打氣，陳工長正愁孤

掌難鳴，有了他們這三雙手，自己便像有了把握了，老趙見他們有這股熱忱，還能說潑冷水？自然讚成。

他們開始工作的第一步，把爐子清出，敲掉鐵鏽，該補的，拿去電焊工場補起來，翻了一個座子，調整了水口，把每節的接頭處，澆上生鐵平面，沒幾天，爐子便像個樣兒了，當把它接好，立起來的時候，的確令人難以相信它原來的面貌，經過幾番詳細的檢查和改正，就預備佈置應如何砌火磚、泥火泥，除了改爐子工作外，一方面還加緊趕製汽錘座的龐大砂模。

在做砂模的當兒，一天，老陳跑來找柳百勤，他急急地說：

「老劉！我看這個『座包』叫鍋爐場做，怕會耽誤些時間啦！」

「你看利用砂箱砌起來，用鐵鉤和鍊條拴上，裏面再糊砂，刷上鉛粉行不行？」老柳說。

「那樣子……」

「我看可以。」程暢也說：「祇要縫合得密，鐵鉤拴得緊，還不是和鐵板做的一個樣，何必又去化一些人工和材料？」

老陳聽這一說，也就走了。

在開澆口，按上「座包」的時候，老劉還改良了舊有操作的方法，把「座包」裝在旁邊，另外開條水槽的工作省去，就直接把「座包」接按在砂模上，中間開個小孔，塞個泥心，泥心上連着鐵棍，等「座包」裏裝滿足夠的鐵水後，把泥心抽去，鐵水便直接從小孔中注入砂模裏。

他們勃勃不倦地工作，和已有的成績，感動了大家，全場工人，大家都來幫他們的忙了，使得他們的工作少了許多困難。

「爐子呢？爐子擺在什麼地方呢？」老徐再不是前幾天說「那麼個壞傢伙還改狗屁」的態度而是關心地問。

「祇好就擺在外面了，沒有烟筒，爐子大，火焰太高，擺在屋裏很危險。」老柳說。

「太遠了，抬鐵水是個困難事。」

另個工友提到這點，立刻就有人想辦法子來，那是個老年工友，別人都喊他「好老頭」，他鬚鬚都白了，是個平日不大愛說話的人。

「做個長水槽，由爐子通到模子裏，兩頭兩個水口一起澆。」

大家拍手稱讚這個意見，頓時就有人找了個長槽鐵來，「好老頭」自告

奮勇來完成這個水槽任務，不幾天，全部工作完成，祇等開爐澆鐵水。

一噸半的爐子翻出了三噸的汽錘座

這天天氣十分晴和，春末夏初的夕陽，軟軟地灑滿了一個天空，把房屋、樹、和人的面孔，都映成了金紅色，這時候，廠裏下班了，清脆響亮的鐘聲敲過了，坦克吊車的引擎還在吐着藍色的煙，低低地喘着氣，就是那風鼓最難按好，一時風管沒對着爐子的進風口，一時又歪了沒墊好，再不是風管與風鼓的接頭處又脫落了，底下的工友拚命喊：

「高一點，……再高一點，……不行，低一點，……左邊，哎！左邊又低了。……」

於是吊車上管制動器的工友，便手忙腳亂地扳這扳那，眼睛一忽注視被吊的鼓風機，一忽又注視自己手中的制動桿和腳踏，電工工友拿着起子和鋼絲鉗，站在旁邊乾着急地幫着地下的人叫喊，他們等着好風鼓，完成接綫工作，翻砂場全體工友都到齊了，他們一部份以極度興奮的心情，在兩個爐子裏加着焦煤和生鐵塊，一部份趕忙把其他砂模的砂箱蓋蓋妥，他們想省些焦

炭，要趁着這個紅爐，爭取把全部生活澆光。

天空從金紅色轉向灰白色，又從灰白色轉向暗灰色，這時候，兩架風鼓一齊開動起來，嗡嗡的聲響打破了沉寂，沒好久，兩條火舌一齊冲向天空，紅色的火光映紅了工人宿舍的屋角，每個工友的心都樂開了，歌聲和笑聲都有了，因為多年沒用的廢傢伙，今天也能使它有用起來。

約一個多鐘頭的光景，可以出鐵水了，大家便一齊站到新爐子跟前來，試着把出水口通開，哈！一條火龍向外直衝，把緊張的空氣衝成了愉快，老陳一身汗濕透，像剛從水中拉出來的人兒，連忙堵住出水口，跟着一陣喊聲，大家便湧到那邊爐子去，四個人抬一個「包子」，把爐裏的鐵水轉進「座包」，同時這邊「好老頭」和老柳，飛快地將水糟接好，一時，人人身上的汗，就像下雨般地流起來，人人臉上的笑渦顯得更圓更大，一、二、三！這邊新爐子再度通開水口，火龍再度衝出，向模子裏撲去；那邊「座包」中心的泥心也拔了，鐵水注進模內，剎時氣眼冒着綠煙，燒起了綠火，浮水口裏的鐵水看着往上長，「滿了！滿了！滿！」歡呼聲圍着發高熱的砂地響起了，一時堵的堵爐，劃的劃砂蓋上浮水口和澆口，大家又是一陣緊張的忙亂。

就這樣，一噸半的爐子翻出三噸的汽錘座。